

马克思 恩格斯
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预测

汤在新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预测

汤在新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珞珈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75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 4279·5 定价 0.55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者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预测》一书。这本从理论上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著作，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等方面的科学预见，并考察了这些预见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原则区别，同时还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及其特点，在原则上说明了这些预见的现实意义。本书论证严密，见解独到，分析深入，有助于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有助于深入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可供大专院校经济、政治专业师生，各级党校教师、学员，中学、中专政治课教师和理论宣传工作者阅读。

目 录

导 言	(1)
-----	-------

- 一、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预测是
 马克思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2)
- 二、预测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方法 (8)
- 三、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预测
 的特点 (15)

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25)
-----------	------

- 一、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5)
- 二、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理论的形成 (34)

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 (52)
---------------------	--------

- 一、《哥达纲领批判》关于三个阶段
 的划分 (52)
- 二、关于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向共产主义
 发展的阶段问题 (62)
- 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的形成 (71)

生产资料公有制..... (80)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 (80)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及其演变..... (90)

土地私有制的改造.....(103)

一、土地国有化理论.....(103)

二、把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引向集体所有制.....(110)

三、关于国有土地的经营形式.....(118)

社会产品的分配.....(122)

一、社会总产品的分配.....(122)

二、按劳分配理论及其形成.....(130)

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6)

导 言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预测，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已成为现实的今天，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这一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日益被实践所证实。系统的、全面的学习和研究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书是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未来社会经济关系方面提出的一些主要论点，按专题作些理论探讨，并概述这些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则区别，目的在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利于把它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至于这些思想，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革命实践的发展，在哪些方面得到丰富和推进，在哪些方面应予改变，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它已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论述，大多附带提出，散见各处，人们一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

立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因此，在我们作这种考察时，有必要先说明这些论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这些论述的方法论基础及其特点。显然，这对于探讨这些论述本身也是必要的。

一、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预测是 马克思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在他1843年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就抱着否定态度，并明确地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①。在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以后，恩格斯仍然坚持他已逝世的战友的看法。1893年，他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说：“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②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也始终没有对未来社会作过详细而全面的说明。这一切造成了某种误解，似乎预测未来社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在原则上否定对未来社会进行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测的，至少是不看重、不注意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的。

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而是在于为什么以及如何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在上面提到的《德法年鉴》上的那篇文章中，马克思就曾把自己坚信的“新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归结为：“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马克思指出，以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因而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②。他们对于“往何处去”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明确的认识。因此，要把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不能从平等、正义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而要从现实出发，即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有可能发现新世界。

对旧世界的批判，后来被马克思归结为对它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任务。这种批判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就必然包含着对未来社会的展望。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经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来加以考察的，这种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究方法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在这里，“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本身也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所以，这种历史考察，“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①新社会就是在这种对旧社会的科学批判中被发现的。

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相反，曾不止一次地赞赏过他们的某些天才预见。例如，《共产党宣言》就曾肯定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些预见，“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济，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认为这些主张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预测的根本缺陷是在于，他们提出的主张“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②。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主张在未来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是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了解这些主张依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他们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自己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方案，当作救世的处方，以为统治者会被这个方案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吸引，而自动放弃剥削和压迫，与劳动者一道建立平等和谐的新社会。他们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他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正是为了推进阶级斗争，为了使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①。

一般来说，揭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和社会的创建者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对旧社会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而完成的。但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也离不开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末，一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就都会成为“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②。

总之，不管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来看，还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在目的来看，对未来社会的预测都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在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6页。

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会把“发现新世界”当作是自己的任务。马克思所否定、所批判的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所肯定、所倡导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任务，恩格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曾作过极其精辟的概括。他在批判杜林把“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引进经济学的谬误时，写道：“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示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①这段话中加有着重号的文句，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预测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部著作全面的详尽的论述过未来社会。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疏忽，而是他们对待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严肃的态度所决定的。马克思在晚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境。”他对当时一些共产党人热衷于讨论将来取得政权后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问题，是抱着否定态度的。他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未来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象数学家解方程式一样，只有在它本身包含着解题的因素时，才能做出答案。

“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①恩格斯同样坚持这种科学态度。他在逝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中甚至说，要谈共产主义的细节而“同时既不坠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②是不可能的。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找不到一本象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那样对未来社会的各种细节详加描绘的著作。

对未来的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新社会是不能发现的，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是不能预测的。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下面将说明，同样是有客观规律可以遵循的。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出过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尽管这些见解分散各处，但从中仍不难看出，他们对未来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

会的基本发展阶段和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等重大的概括性的问题，都作出过较为系统而清晰的说明。

二、预测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预测，也只能建立在这个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证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决不是各种偶然因素的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过程。这就为预测未来提供了基本依据。

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列宁认为，这正是马克思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据。他说：“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预测，就是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他们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的发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即将崩溃的问题所作出的结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迟早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因此，对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预测，要具有客观的、科学的依据，就必须探讨作为它的基础的生产力的性质，研究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物质前提。这种研究当然不是象科学幻想小说那样去设想未来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新技术，而是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从总体上而不是从生产的技术细节上，去揭示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去发现已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未来社会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并没有具体说明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他曾概括地指出，只有在直接形式的劳动已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而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活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每个人才有充裕的自由时间，才有一切必要的发展资料，来保证自己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直接形式的劳动成为生产的次要因素，将导致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他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

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①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达到这种水平的设想，并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所作出的判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较之它以前的形态对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阶段，并着重分析了现代大工业的状况。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通过发展固定资本而把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这一趋势将使生产过程日益成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而直接形式的劳动的作用则将日益下降。马克思写道：“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这一论断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已变为明显的事实，这证实了马克思预见的科学性。

马克思还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相互关系的考察，来揭示共产主义经济关系赖以建立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革命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彻底清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待经济关系和作为这种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的经济范畴所持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非历史主义观点，首先表现在把经济关系物化，如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了永恒的自然形态；其次，与此相联系的，他们对经济关系赖以建立的物质前提，对生产力的性质，从不作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即使是资产阶级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加图也不仅把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而且认为原始猎人手中的弓箭就是资本。他们抹杀了资本所体现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也不懂得资本的物质内容，不懂得采取资本形式的生产资料，乃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而决不能是弓箭之类的原始生产工具。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非历史主义观点，这种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

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谈”^①的错误中，形成对经济范畴的科学理解，即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由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物质内容和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的统一体，从而揭示了经济范畴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关系的历史过渡性。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经济范畴的这种科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在预测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时，有可能抽象掉资本主义的那些对抗性的社会形式，而考察它的物质内容，从而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日益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的某些特征的确定，主要依据于这一方法。

例如，马克思关于作为共产主义物质前提的自由时间及其形成的论断，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这一范畴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进行考察的结果。剩余劳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范畴。“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劳动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即表现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如果把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只是它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2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